

THE STAIN

末日逼近 (上)

[美] 斯蒂芬·金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斯蒂芬·金 著

THE STAND

末日逼近(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日逼近/(美)金(King, S.)著;韩劲草等译.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 11 (2009. 1 再版)
书名原文: The Stand
ISBN 978-7-80094-647-9

I. 末...

II. ①金... ②韩...

III. 长篇小说: 恐怖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0690 号

书 名	末日逼近
著 者	史蒂芬·金
责任编辑	门书文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48
字 数	101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定 价	59.60 元 (上、下册)

前 言

作为斯蒂芬·金恐怖小说三部曲之一的《末日逼近》，讲述的是一种流感病毒悄悄在世界上衍生，恐怖笼罩着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们，世界上大部份人口莫名其妙地死去，当最后仅存的一小群人挣扎着重建文明时，恶魔把他的魔掌伸向了美洲的幸存者们……

病毒的侵袭，道路上成堆的尸体，脚下倒下去的亲人的尸首，政府的谎言和镇压，百姓的质疑和对抗，幸存人的挣扎，魔鬼的威胁……斯蒂芬·金用魔鬼般的手指营造出阴森恐怖的气氛，无时无刻不在震慑着读者，将读者带入惊悸和颤栗的深渊：带来上帝旨意的阿巴盖尔妈妈、弱智的汤姆、聋哑人科伦、“黑衣人”弗拉格、对弹药和武器有独特敏感性的“垃圾虫”劳埃德、患难中的斯图夫妇……一个个离奇的人物命运紧紧地攥着你的心……

《末日逼近》是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城镇生活和恐怖故事的结合，故事所反映出来的人们被恐惧和死亡所缠绕的焦虑心理，普通市民与恐怖恶魔搏斗的英雄气概，使广大读者在活得了巨大的心理满足，因而受到了广大追求刺激和幻想者的青睐。

《末日逼近》不仅在心理上制造恐怖，同时故事的曲折离奇和小说语言的独特性也为我们展示出作者的大师风范。

目 录

前 言	1
引 子	1
第 1 章	4
第 2 章	10
第 3 章	16
第 4 章	20
第 5 章	23
第 6 章	35
第 7 章	41
第 8 章	48
第 9 章	51
第 10 章	57
第 11 章	61
第 12 章	65
第 13 章	73
第 14 章	77
第 15 章	79
第 16 章	80
第 17 章	88
第 18 章	92
第 19 章	105
第 20 章	110
第 21 章	116
第 22 章	118
第 23 章	122
第 24 章	125
第 25 章	133
第 26 章	143

第 27 章	156
第 28 章	163
第 29 章	173
第 30 章	178
第 31 章	179
第 32 章	183
第 33 章	187
第 34 章	189
第 35 章	196
第 36 章	210
第 37 章	219
第 38 章	229
第 39 章	234
第 40 章	241
第 41 章	245
第 42 章	251
第 43 章	257
第 44 章	279
第 45 章	314
第 46 章	342
第 47 章	361
第 48 章	377
第 49 章	412
第 50 章	421
第 51 章	444
第 52 章	464
第 53 章	488
第 54 章	512
第 55 章	529
第 56 章	544
第 57 章	560
第 58 章	577
第 59 章	587

第 60 章	609
第 61 章	610
第 62 章	619
第 63 章	637
第 64 章	639
第 65 章	645
第 66 章	652
第 67 章	659
第 68 章	671
第 69 章	675
第 70 章	679
第 71 章	680
第 72 章	682
第 73 章	695
第 74 章	715
第 75 章	728
第 76 章	745
第 77 章	746
第 78 章	750
夏日黄昏	754
结束语	757

引 子

“萨莉!”

哼了一声。

“醒醒，萨莉!”

“别……闹!”她含糊地应道，这次加大了嗓门。

他更用力地推。

“醒醒，快醒醒!”

查理?

是查理的声音，是在叫她。有多久了呢?

她慢慢清醒过来。

第一眼瞥到的是床头柜上的闹钟。两点一刻。这会儿查理不可能在家，他应该在值班的。等看清了他的面孔，萨莉心中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出事了。

丈夫脸色惨白，鼓着眼睛，一手拿着汽车钥匙，一手还在用力地推她，似乎根本没有发现她已经睁开了眼睛。

“查理，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他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见喉结动了几动。屋子里一片寂静，只有闹钟滴嗒地响着。

“着火了？”如果不是着火，他不应该如此失态。她知道，他的父母就是在火灾中丧生的。

“差不多，”他说，“也许更糟。赶快穿好衣服，带上拉冯。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为什么？”她一边下床一边问道。一种莫名的恐惧袭遍了全身。奇怪，好像是在做梦。“在哪儿？是后院吗？”她这样问着，可心里明白，不是后院。她还是头一次见到查理如此紧张。她深吸了一口气，没有嗅到烟味。

“萨莉，亲爱的，别问了。我们必须离开。走得远远的。你去把孩子叫醒，给她穿好衣服。”

“我是不是要……有没有时间准备一下行李？”

他一时语塞，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出乎意料。她才意识到，丈夫与其说是恐惧还不如说是慌乱。他用手胡乱地理了一下头发，“不知道。我得去看看风向。”说着便向门外走去。

她光着脚，身穿睡衣，又冷又怕，愣愣地站着，不知所措。他甩下的话让她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他是不是发疯了？看风向和有没有时间准备行李有什么联系？什么叫走得远远的？里诺？维加斯？莱克城？还是……

她用手托着下巴，琢磨起来。

擅离职守！查理在半夜三更携家出走，肯定是擅离职守。

她走进女儿拉冯的房间，看着熟睡中的孩子，呆呆地立了片刻。她隐隐地觉得这

只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梦。梦会结束的，她会像平时一样早晨7点醒来，一边带着孩子吃饭，一边收看《今日》第一时段的节目，等查理8点钟下班回家，她会给他煎好鸡蛋。再过两个礼拜他改值白班，那个时候她就不必独守空房，也不会再做这种没头没脑的梦了。

“快一点儿！”他十分不满地催促着，把她心头朦胧的念头一扫而光。“我们没时间了，只能简单带上一点东西……看在老天的份上，”他指了指童床，“给拉冯穿上衣服！”他用手捂着嘴，急促地咳了几声，接着开始胡乱地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掏出各种物件塞进几个旧衣箱。

她叫醒了孩子，费力地哄她，孩子的哭闹声使她更感恐惧。当她看到查理两手抓着她的内衣几乎是跑着进屋时，恐惧变成了怒气。胸罩带子拖在他的身后，仿佛欢庆的人群在除夕之夜抛出的彩条。

“到底怎么回事？”她吼道。刚刚止住哭声的孩子被她一吓又眼泪汪汪地哭了起来。“你是不是发疯了？他们会派兵抓我们？派兵！”

“今天晚上不会的。”他说，语气肯定得令人不寒而栗，“不快点跑，我们就没有机会脱身了。我自己都说不清我他妈的是怎么从塔楼跑出来的。我想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没错，其他都很正常，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叹了口气，接着一声狞笑，令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拉冯穿好了吗？好，给她带几件衣服，放到那只箱子里，其他的放到蓝包里，然后就走。现在刮的是东风，谢天谢地。”

他用手捂着嘴，又是一阵咳嗽。

“爹地！”拉冯扯住他的胳膊，“要爹地！要嘛！骑大马，爹地！骑大马，要嘛！”

“现在不行。”查理说着，闪身进了厨房。过了一会儿，萨莉听到碗碟磕磕碰碰的声音。他正在从碗橱顶层的汤碗里取她的零用钱。她在那里有三四十美元的积蓄，通常一次放进去1美元，有时是50美分。那是她的私房钱。看来不是在做梦。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总之不是在做梦。

孩子又抽泣起来，因为从来都是百依百顺的爹地这次没有让她骑大马。萨莉费力地给她穿上外套，然后慌手慌脚地把一大堆衣物塞进了衣箱。她感到一阵宽慰，孩子已经把过尿，用不着再带尿布了。

查理跑进卧室，一边从汤碗里把一些皱皱巴巴的票子塞进上衣口袋。萨莉抱起拉冯。她倒是已经睡醒了，可以自己走路，但萨莉想抱着她。萨莉弯下腰，从地上拎起了衣箱。

“我们去哪儿，爹地？”孩子问，“我还要睡觉呢。”

“小孩子能在车上睡。”查理一边说着，一边抓起了两只衣箱。

萨莉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了什么。“是不是遇上了事故？”她低声说道，“噢，天哪！遇上事故了，对不对？基地？”

“我当时正在玩扑克，抬头一看，仪表从绿色变成了红色，我就打开监视器。萨莉，他们全都……”

他没有再说下去。他看到孩子睁大了一双好奇的眼睛，眼里还噙着泪水。

“底下的人，全都死了。”他说，“也许有一两个幸免，大概也都跑掉了。”

“‘死了’是什么，爹地？”孩子问道。

“没什么，宝贝。”萨莉说。她的话显得非常冷静。

查理哽咽了，喉咙里仿佛卡进了什么东西。

“幸亏我抬头看了眼仪表，晚上半分钟，我也会被封在塔楼控制室里，像瓶子里的臭虫。”

“哪儿出故障了？是……”

“不知道。我根本不想知道。我只知道他们……他们一会儿功夫就全完了。我拿的钱多，干的活也危险。但还不至于要在这里等死。现在是东风。我们向东开。别说了。”

她昏昏欲睡，好像做着一场噩梦。她跟在他的身后，走到汽车道上，这里停着他们开了15年的雪佛莱牌汽车。萨莉抱着孩子，在车门口站了片刻，看着住了4年的房子。她记得刚刚搬进来时孩子还没出世。

“好了，上车吧，老婆。”

她顺从地上了车。汽车大灯在房前扫了一下。窗户上的回影仿佛是野兽的眼睛。

他紧张地把着方向盘，仪表板的微光映在脸上。“基地大门要是关了，我们就得闯出去。”她听得出，这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她忽然感到膝盖湿乎乎的。

他们的担心看来是多余的。基地的大门仍然敞开着。一名警卫手里捧着杂志在打瞌睡。她没有看到另一名警卫的影子。这里是基地——一座普通军车仓库的外墙。基地核心区域发生了什么事与这里的人并不相干。

她一阵颤抖，把手放在了他的腿上。孩子已经睡着了。查理轻轻拍了拍她的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亲爱的。”

黎明时分，他们的车子在内华达的公路上向东疾驰。查理还在不停地咳嗽。

第 1 章

阿内特是一个只有 4 条街道、脏乱不堪的小镇，离休斯顿大约 110 英里。哈泼的德士古加油站就在小镇北边的 93 号。今晚，老主顾们都在，坐在吧台边上，喝着啤酒，漫无边际地聊着，看蛾子在招牌的大灯里飞进飞出。

阿内特的日子很艰难，1981 年的时候还有两个工厂，一个生产纸制品（主要供野餐和烤肉时用），一个是计算器厂。造纸厂现在已经关门了，计算器厂的日子也不好过。台湾产计算器，成本要低得多，质量又好，像那些便携电视和半导体收音机一样。

诺曼·布吕特和汤米都在造纸厂干过，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了，一直领救济金。亨利·卡迈克尔和斯图尔特·雷德曼在计算器厂工作，但一周的工作时间很少超过 30 个小时，维克·帕尔弗里已经退休了，抽着自个儿卷的臭烘烘的烟，他也只能抽得起这个了。

“我现在要说的是，”哈泼两手支着膝盖，身子前倾，冲大家说，“他们已经决定稳住通货膨胀，还有国债。我们要新闻，我们要纸张，我们马上要印上 5000 万的千元大钞。”

帕尔弗里 1984 年之前一直是机械师，在座的人中只有他对自己还有信心，敢指出哈泼那些最明显不过的傻话。他一边卷着臭烘烘的烟，一边说：“那对我们也没什么用。他们要那么做，就会和内战后两年里的里士满没二样。那时候，你想要一块姜饼，给面包师一个联邦元，他把这一元钱放在姜饼上，就给你切这么大一块。钱是纸吗。”

“可不是人人都这么想，”哈泼有些不快，他从柜台上拎出一个沾满油渍的红色塑料文件夹，“我欠着这些人的钱，他们早就开始心急火燎地不耐烦了。”

斯图尔特·雷德曼可能是阿内特最寡言少语的了，他正坐在一个满是裂纹的塑料凳子上，手里拿着饮料，看着 93 号加油站大玻璃窗外。斯图知道穷是什么滋味。他就是在这个小镇里长大，也是一路穷过来的。斯图 7 岁那年，当牙医的父亲就死了，丢下老婆、斯图和另外两个孩子。

斯图的母亲在阿内特边上红珠货车站找到一份工作——如果货车站不是在 1979 年毁于那场大火的话，从斯图现在坐的地方就能看到它，挣来的钱刚够一家 4 人糊口。斯图 9 岁就出去干活了，先是为鲁格·图克卖力气，红珠货车站也是他的。斯图放了学就去那儿帮着干活，一小时 35 美分。后来又去了附近布伦特里镇的货场，虚报了年龄，一周干 20 小时，拼死拼活，拿的是最低工资。

听哈泼和维克说起钱，说这东西总是莫名其妙就花完了，他想起了用手推车拉那些没完没了的内脏和毛皮时，双手第一次血流不止的情景。他尽力瞒着母亲，实际干了不到一星期，母亲就知道了。母亲不是个轻易就掉泪的女人，捧着他的手啜泣了一会，也没叫他别再干了。她知道家里的状况，她很现实。

他之所以沉默寡言，部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过朋友，或者说是没时间有朋友。要上学，要工作。他最小的弟弟德夫在他开始进货场工作那年死于肺炎。对德夫的死，斯图一直不能释怀，他觉得自己有罪。他最喜欢的就是德夫……但德夫的死也意味着少一张

嘴吃饭。

上高中的时候他迷上了橄榄球，尽管占用了不少学习时间，母亲却一直鼓励他打下去，她说：“斯图，想要从这里出去，橄榄球就是你的门票了。想想艾迪·沃菲尔德。”艾迪是当地的英雄，出生在一个比斯图家还要贫困的家庭，却成为了地区高中队的四分卫手，很是风光，靠着运动奖学金去了德州，为绿港贝克队打了10年球，大部分时间是替补，也有过那么几次难忘的发球手经历。现在，从西边到西南都有艾迪的连锁餐馆。在阿内特，他是一个受尽磨难终成正果的传奇形象。你在阿内特说到“成功，”指的就是艾迪。

斯图不是四分卫，他也不是艾迪·沃菲尔德。但他刚进高中的时候，的确是有那么一个搏一把的机会，赢一小笔奖学金。那时还有一种勤工俭学计划，学监跟他说了国防教育法的贷款方案。

接着母亲就生病了，丧失了工作能力。得的是癌症。斯图还差两个月高中毕业，她就死了，留下斯图和弟弟布赖斯。斯图没再理会运动奖学金，径直去计算器厂找了份活。最终迈出阿内特的是小斯图3岁的弟弟布赖斯。他现在在明尼苏达州，是IBM的系统分析员。他不常写信，斯图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妻子的葬礼上——得的正是致斯图母亲于死地的同一种癌。他觉得布赖斯可能也有罪恶感要承担……布赖斯也许会有那么一点愧疚，哥哥已经成了死气沉沉的德州小镇上循规蹈矩的老小子，白日里在计算器厂虚度时光，晚上就是在哈泼或印第安首领酒馆和啤酒作伴。

婚后的生活是最美好的一段日子，但只持续了8个月，那是4年前的事了。斯图也曾想过离开阿纳特，去外面闯荡一番，但小镇的惰性留住了他——熟悉的地点和熟悉的面孔就像一曲低缓悠长的歌。他在阿内特很招人喜欢。维克·帕尔弗里一度给了他一个最高形式的荣誉，称呼他“旧式硬汉”。

维克和哈泼正在唠叨个没完，大地渐渐融入一片黑暗之中，天空中还有些许的薄暮。汽车现在大都不从93号公路走了，这也是哈泼存下那么多账单的原因之一。

但斯图看见，有辆车正驶过来。

还有差不多1/4英里，白日最后一抹光线在车子上折射出一层灰蒙蒙的光。斯图眼尖，看出来是一辆1975年的雪佛莱，没开灯，时速不超过15英里，一路摇晃着开过来。斯图是唯一看见这辆车的人。

“比方说你用分期付款买这个加油站，”维克嚷嚷着，“比方说是50美元一个月。”

“这也太少了。”

“只是打个比方，就算50元吧，如果联邦政府抢在前面，先给你印了一卡车钞票，银行那帮人转脸就会要150元，你还是一贫如洗。”

“不错。”汉克·卡迈克尔表示同意。哈泼瞧了他一眼，很是恼火。汉克从饮料机里取可乐从来就没付过钱，偏偏哈泼知道他这个习惯，而且，汉克知道他知道。汉克要是想站到哪一边，也该是他这边啊。

“不一定会是这样。”哈泼毕竟受过9年教育，不会轻易地理屈词穷。他继续解释原因。

斯图觉得他们这场唇枪舌战实在是无聊透顶。哈泼的声音在他耳朵里渐渐低下来，

成了毫无意义的嗡嗡声。他转过来去看那辆左摇右摆冲过来的雪佛莱车。照这样开车，斯图觉得，它是走不远了。车子越过白线，左胎在路上扬起一大团灰尘。又摇摇晃晃地倒回去，刚刚回到车道，又险些冲进沟里。驾驶员仿佛是把德士古加油站的霓虹灯当成灯塔，汽车像一颗速度快要耗尽的子弹，沿着沥青路笔直地射过来。斯图现在能听见马达疲于奔命的低鸣，像垂死的螃蟹或是一套松松垮垮的阀门，一个劲地呼哧呼哧，车子从入口旁驶过，撞在路边的护栏上。酒吧招牌上的灯光反射到雪佛莱满是灰尘的挡风玻璃上，车里的东西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斯图还是瞧见司机模糊的身影在撞击时蜷缩起来。仍然是15英里的时速，没显出丝毫减速的迹象。

“所以我说，流通的钱越多，你……”

“最好关掉你的泵，哈泼。”斯图说。

“泵？你说什么？”

诺曼·布吕特转身向窗外看去。“基督骑着一匹小马。”他说。

斯图从椅子里坐起来，侧向汤米·沃纳梅克和汉克·卡迈克尔，每只手4个，一把拉下所有8个开关，只有他没看见雪佛莱车撞上高地上的油泵，并把它们——折断的情景。

汤米·沃纳梅克第二天在“印第安首领”酒吧里发誓说，这车的头灯根本没亮过，雪佛莱以15英里的恒速，像玫瑰节游行的花车一样开过来。车前底擦刮着高出来的地面，轮子撞上去的一刹那，除了斯图大家都看到司机的头猛地向前一冲，重重击在挡风玻璃上，玻璃顿时呈辐射状四下里裂开。

雪佛莱像被人踢了一脚的老狗，往上一蹿，径直朝油泵冲过来。精炼油油泵的喷管咔嚓一声折断，滚到了一边，空气中弥漫开一股汽油味，脱落的喷嘴在灯光下闪着黄光。

他们看见了雪佛莱排气管在水泥地上擦出的火花。哈泼在墨西哥见过汽油站爆炸，本能地用手捂住眼睛，等待着想像中他见过的火球出现。雪佛莱车尾部摇晃了那么几下，又滑向另一侧。车子前端钻进低铅汽油泵里，砰地一声闷响，又撞倒一只。

雪佛莱不慌不忙地转了一个360度的大圆，又撞到油泵上，这次是用车身。尾部转过来，把一只普通汽油油泵撞得四分五裂。老雪佛莱这才停住，后面拖着锈迹斑斑的排气管。它把最靠近公路的泵岛上三只油泵全部摧毁了。马达又突突地空转了几秒钟才安静下来。

“天哪，”汤米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它会爆炸吗？哈泼？”

“要炸早炸了。”哈泼站起来说。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之情。

他的泵都上了保险，保险费已经付清了。要上保险，每样东西都保，这些事玛丽总唠叨个没完。

“这家伙一定是喝醉了。”诺曼说。

“我看着他的头灯呢，”汤米说，嗓门因为激动而格外高亢，“根本就没亮过。老天爷，他要是开到60英里，我们早就玩完了。”

他们急忙从屋子里冲出来，哈泼在前，斯图紧随其后。哈泼、汤米和诺曼一起跑到汽车边上。他们闻见汽油味儿，听见雪佛莱渐渐冷却下来的发动机发出缓慢的、像

闹钟一样的嘀嗒声。哈泼拉开车门，方向盘后面的人像只布袋般地滚了出来。

“上帝啊！”诺曼尖叫了一声。他转过身，捧住肥硕的肚子，一阵恶心，倒不是滚出来的人（没等他摔到地上，哈泼就一把拉住了他），而是冲出的气味，血、粪便、呕吐物和腐烂人体混在一起的那种恶臭。

哈泼转过身来，从腋窝下拖着司机，汤米抓住拖在地上的双脚，和哈泼一道把他运回办公室。在头顶霓虹灯昏暗的光线里，他们脸色青紫，显出厌恶的神色，哈泼已经忘掉了他的保险金。

其他人探头往车里看，汉克立即转过身，一只手紧紧捂住嘴，快步走向加油站南边的草地，晚上吃下去的又尽数吐了出来。

维克和斯图朝车里看了一会儿，互相交换了一下目光，又往里看去。乘员座是一个年轻女人，睡衣扯到了大腿根。一个二三岁的小孩靠在她身上。全都断气了。脖子肿成小桶，肉色发紫。眼睛下面的肉也鼓胀着。他们看着，维克后来说，那就像棒球手为了震慑对方把烟灰抹到眼睛下面一样，女人拉着孩子的手。鼻子里流出的粘液凝结成块。乱哄哄的一堆苍蝇，有的在那吮吸粘液，有的从她张着的嘴巴里爬进爬出。斯图经历过战争，但从未见过这么悲惨的情况，他直勾勾地盯着两只牵在一块的手。

他和维克一起往回走，黯然无神地看着对方。哈泼在付费电话间里发疯似的嚷着什么。诺曼走在他身后，不时地转过头，看几眼破汽车。雪佛莱驾驶座的门敞开着，从后视镜里可以看到垂着的一双童鞋。

汉克站在门边，用一条脏兮兮的手帕抹着嘴巴。“老天，斯图，”他显得很难过，斯图点了点头。

哈泼放下电话，雪佛莱的司机躺在地板上。“救护车 10 分钟后到，你觉得他们……？”他朝雪佛莱车晃了一下姆指。

“他们已经死了，”维克说，他脸色蜡黄，卷烟的时候把烟丝撒了一地，“这是我见过的死得最惨的两个人。”他看了斯图一眼，斯图点点头，把手插进衣兜，胃里一阵翻腾。

地板上的人喉咙里发出一声深深的呻吟，把他们的视线都引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当那人开始说话或者非常艰难地试着开始说话时，哈泼跪到了他身边，毕竟这儿是他的加油站。

车上女人和孩子的症状无一例外地表现在这个人身上。鼻涕流个不停，呼吸时有一种奇怪的水声，从胸腔某个地方发出剧烈搅动的声音。眼睛下面也肿了起来，还没有发黑，但已是深紫色，脖子看起来也很粗，肉向上涌，给他挤出两个下巴。他发着高烧。靠他近一点就像是蹲在烤肉架边上，炭火烧得正旺。

“狗，”他噤着嘴，“你放它出来了吗？”

“先生，”哈泼轻轻地摇着他，“我叫了救护车，你很快就没事了。”

“钟变红了，”地板上的人又咕哝了一声，然后开始咳嗽，一连串撕心裂肺的爆发，稠稠的粘液从嘴里溅射出来，后而拖着长长的细丝。哈泼赶紧向后闪，做了一个无望的鬼脸。

“最好翻个身，”维克说，“不然他会憋死的。”

他们正要这么做，咳嗽又变成了低噪，呼吸又恢复了。他缓缓地睁开眼，——扫

视着从上面盯着他的人。

“这是……哪里？”

“阿内特。你撞掉了我的油泵，”然后，又赶紧加上一句，“不过没关系，都上了保险。”

地板上那人试图坐起来，没能成功。他伸出一只手，扶住哈泼的肩膀，才稳住身体。

“我妻子和我的小女儿……”

“她们没事，”哈泼说，像狗一样咧开嘴傻笑。

“我像是病得不轻，”那人说，咳嗽时缓时急，呼吸也跟着时有时无，“她们也病了，我们是两天前动身的，从盐湖城……”

他又慢慢合上眼睛。“病了，走得还是不够及时……”

他们听得见阿内特救护车的笛声，还远但越来越近。

病人浮肿的眼睛又睁开了。他们现在感到一种强烈的关切之情。他又挣扎着要坐起来，汗珠从脸上滚落。他猛地一把抓住哈泼。

“萨莉和拉冯都没事吗？”他问。唾沫星飞溅出来，哈泼能感觉到这个人向外辐射出的热量。他病了，神经错乱，散发着恶臭。令哈泼想起盖狗的旧毡子有时发出的气味。

“她们没事，”哈泼说，显得有些激动，“你就躺下吧，放松点，好吗？”

那人重又躺下，呼吸更急促了。哈泼和汉克帮他侧过身，气喘得匀了一些。“直到昨天晚上我还感觉很好，”他说，“除了咳嗽就没什么。夜里又咳醒了。走得还不够快，孩子没事吗？”

声音渐渐弱下来，大家都没听清楚他最后说的是什么。

救护车和笛声越来越近。斯图走到窗边，探头张望，其他人继续围在地板上那人旁边。

“他怎么了，维克，你知道吗？”哈泼问道。

维克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诺曼·布吕特说，“车子挂着加利福尼亚牌照。他们可能在路边餐馆里吃了不少顿。也许是个有毒的汉堡。很可能。”

救护车开了进来，绕过撞成一团的雪佛莱，停在加油站门前。顶上的红灯疯狂地旋转着。天已经完全黑了。

“把手给我，我拉你出来！”地板上那人猛然叫喊起来，然后了无声息。

“食物中毒，”维克说，“是了，我希望是这样，因为……”

“因为什么？”汉克问道。

“因为除此之外，只能是传染病了。”维克瞧着他们，神色有些慌乱，“1958年我见过霍乱，在诺加利斯附近传染开来，看起来跟这差不多。”

进来3个人，推着担架车。“哈泼，”其中一个说，“你真走运，没把你这加油站给崩上天。是这家伙吗？”

众人闪在一边，让他们进来，比利、蒙蒂、卡洛斯，都是认识的人。

“车子里还有两个，”哈泼说，他把蒙蒂拉到一边，“女人和小姑娘都死了。”

“作孽啊，真的吗？”

“没错，这人还不知道。你们要把他送到布伦特里吗？”

“大概是吧。”蒙蒂看着他，有点手足无措，“车里那两个怎么办？哈泼，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斯图会叫巡警的。我跟你们的车一起走，行吗？”

“当然可以。”

他们把那人搬到担架车上，往外推的时候，哈泼走到斯图身边。“我跟这家伙去布伦特里，你能叫一下巡警吗？”

“行。”

“还有玛丽，告诉她这儿发生的事。”

“好的。”

哈泼一溜小跑，钻进救护车。比利关上身后的门，叫另外两人上车。他们正满怀好奇地看着那辆雪佛兰车。

一会儿，救护车开了出去，汽笛尖叫着，红灯发出血一样的晕光，闪个不停。斯图走到电话旁，投进 15 美分。

雪佛兰车里那人在离医院 2 公里的时候死了。他深深吸进最后一口气，吐出来，接着又吐了一小口，便断了气息。

哈泼从上衣口袋摸出他的钱包，看了一下。里面有 187 美元现金。一张叫查理·B·坎皮恩的加利福尼亚驾驶证。

一张军官证，还有他妻子和女儿塑封的照片。哈泼不愿去看那些照片。

他把钱包塞回死人的口袋里，叫卡洛斯关掉汽笛。

已经是 9 点 10 分了。

第2章

一座长长的石码头从缅因州海滨小镇奥甘奎特一直延伸到大西洋中。今天，在法兰妮·戈德史密斯看来，它就像一根灰色的手指，谴责般地指向远方。她把汽车停在公用停车场，看见杰西·赖德坐在码头尽头。午后阳光照出他的侧影，成群的海鸥在他头顶上盘旋尖叫。简直是一幅栩栩如生的新英格兰油画。她担心哪只海鸥会冒然洒下白色的粪便，弄脏杰西洁净的蓝钱布雷绸衬衣，那样可就大煞风景了。毕竟，杰西是一个虔诚的诗人。

她知道那是杰西，他的十速自行车锁在停车场管理员格斯屋子后面的铁栏杆上。格斯是本地人，大腹便便又秃了脑袋，此刻正从屋里出来，向这边走过来。外地人停车要收1美元，他知道法兰妮就住在镇上，沃尔沃车挡风玻璃上贴着的“本地居民”标签，他看都没看。法兰妮经常到这儿来。

我确实常来，法兰妮想。实际上，我就是在这儿的海滩上怀孕的，刚好比潮位线高出12英尺。亲爱的小东西：你就是在缅因州景色迷人的海岸成形的，就在防波堤东面20码，比潮位线高出12英尺，有一个“X”形的地方。

格斯向她扬起手，打了个“V”形手势。

“你的朋友在码头那边，戈德史密斯小姐。”

“谢谢你，格斯，生意怎么样？”

他微笑着向停车场摆摆手。里面总共可能只有二三四辆汽车，而且，她看见大多数车上都贴着蓝白相间的“本地居民”标签。

“时候太早，生意还不多。”他说，“今天是6月17号。再等两周，我们就会给镇里赚些钱了。”

“肯定会，如果你不都装进自己腰包的话。”

格斯哈哈大笑走回屋里。

法兰妮一手撑着暖乎乎的车边，脱掉旅游鞋，蹬上一双平底橡胶拖鞋。她身材颇长，穿着一条宽松的直筒连衣裙，一头栗色的长发披散下来，遮住了半截裙子。她的身材不错，修长的双腿总引来赞叹的目光。她认为，大学生联谊会是个好去处。人们常说：看，看，看，性感美妞来了。她曾是1990年的校花。

她对自己报以苦涩的一笑。她想，你在胡闹，就像这是世界新闻（第6章：赫斯特·普林给迪麦斯德尔牧师带来了珀尔即将到达的消息）。他不是迪麦斯德尔。他是杰西·赖德，现年20岁，比我们的女主人公法兰妮年轻1岁。他是个虔诚的校园诗人，从那一身洁净的蓝钱布雷绸丝衣上可以看得出来。

她在沙滩边停了停，尽管隔着橡胶拖鞋，仍能感觉到沙地暖洋洋地烘烤着脚心。远处，码头那端的剪影往水中扔着小石子。她感到有些好笑，但更感到失望。她想，他知道自己坐在那儿是什么样子。拜伦勋爵，孤独寂寞，又无所畏惧。一个人孤寂地坐着，眺望着那一直延伸到英格兰的大海。但是，我是一名流浪者，也许绝不……

哦，真是废话！